篷窗隨錄

蓬窗隨錄卷四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墩校

目錄

疏

請修畿輔水利疏

爲亟修

畿輔水利爲

國計厚積儲爲東南恤民困事臣 久厠台班村庸

識闇無補

聖明乃荷

殊恩以內升留任自懼空言未足仰酬

高厚况敢以泛濫不切之事輕瀆

宸聰悶嘗反覆思維目今天下重計莫過於

天庾之積儲王制篇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

六年之蓄曰急今縱不得有九年六年之蓄而

支粟備及三年亦可有恃而無恐乃臣考之太倉每歲漕糧所入僅足數一歲所出之數現值江浙飢凶淮黃梗阻已有歲運不能足額抵通不能如期之虞萬一天灾再告民間之輸輓難前

皇上之蠲賑莫繼無論東南凋瘵無策以拯卽

京師數千百萬官民軍旗人等能無米而炊乎此時而始爲區畫亦已晚矣臣思漕糧原有常額每年尙可留餘祇緣每年有一百六七十萬滂糧之給遂至空倉而出但八旗丁貧而恃地以爲生地復荒矣而滂糧不行撥給將何賴焉若

得因地制宜使八旂之地不致荒澇則可以家給人足而澇糧得以議省澇糧一省則每歲有一百六七十萬之存剩不三年而即可有四五百萬之蓄儲雖遇天時凶災河道阻塞而
國家有備無患非萬年根本之重計乎臣請詳悉爲我
皇上陳之冀州之域古稱燕趙從來膏沃自給不盡仰食於東南特以人事未盡遂將自然之利廢置不講以致水旱皆灾歲無常獲夫
畿輔八郡西北高而東南下其大勢也而各郡之中各有高下平原之異如京東遷安密雲灤薊

諸邑泉從地湧水與田平稍施疏決即歸畎畘今聽其漫野而去故陰雨稍勤土膏方能潤澤旬日不雨禾苗遂慮焦枯此近水而不知水利者也若於近泉之處爲坡爲塘蓄山泉之水以備亢暘則剛瘠之埸灌溉有資而山磽爲沃野矣如廣平大名所屬州縣爲洺滏漳衛諸河經流之處皆古受井田地也今漫衍千里曠然平原曾無丈尺之渠以豬瀉其間故雨暘依時可幸有獲倘霪雨連綿遂可墊沒此視水爲有害而無利者也若於諸河平廣之區爲閘爲堰爲溝爲洫俾水遶田間以時蓄洩即使夏秋漲潦

時至之水亦所有游盪寬緩而無決嚙之憂矣至河間保定所屬各州縣聚滹沱漳沱瀉於下流而入海之道僅有一渠宣洩不及故壅塞旁溢平陸廬舍盡成沮洳此受水之害而不能收水之利者也若訪古來舊堰廢渠盡為開導使水去無所壅而下濕之地留為瀦水之所使水有所鍾其近水可以耕乂者為圩為堤使外為洪浸而內成阡陌倣東南車汲之法防洩以備旱潦則萑葦之藪皆南畝矣他如各郡之中各有高卑錯雜悉相其地勢高卑因勢利導庶幾向之聽豐凶於天時者一視勤惰於人事人事

修築而天時不害地利咸登非但八旗屯丁車籌之祝既盈倉糧之撥可以無籍也即各府民田不由此而盡墾乎東南之民力不由此而可甦乎即近

畿之盜賊不亦由此而寢息乎何也溝洫圩岸非一人一家之事也源遠流長支分派別百里數十里利害共之今不論滿丁漢民悉起而修治既無容有勢豪之霸佔又無容有惰農之堙弛婦子胼胝欲不朝夕於隴畝不可得也則三輔無不墾之田也夫東南漕糧民間交兌及漕船歲修行月諸費以至抵通盤剝大約漕米一石

到倉合公私計之費銀四五兩不等而領出澇
糧及運軍餘米在京賣價不過八九錢耳民力
徒困而
國計何裨今西北水利一興則米穀多而賑糶廣
將來可照改折解銀在於本京收買足額
朝廷之上歲可增改折銀數百萬兩而東南辦漕之
民力卽可望甦於頻饑之餘也至于西北米多
價重物力自饒而生理各足況且溝渠繡錯旣
無曠土春作秋收復無遊民又誰復爲饑寒所
迫禦人爲暴甘罹盜賊之刑者此又不弭盜而
盜自弭者也臣故曰積漕利

國富旂安民莫有過於大輿
畿輔水利者也然必特設專官盡力修治毋拼於
異議而嚴覈其考成其不奏功而積效者未之
有也

陳畿輔河道疏　　陳宏謀

爲遵

旨陳明事畿輔地方南北兩運河及西南諸淀泊千流萬派之水均於天津歸海最關運道民生屢

蒙

皇上大發帑金築堤濬河多方修防又

特遣大臣會同督臣查勘設法經理年來運道通利

民獲甯居我

皇上治益求治安逾求安猶復

親臨河淀巡視海口務求善後之良圖以收經久之

實效臣昔任天津巡道曾司河務謹就見聞所

及敘述略節是否可採仰祈

睿鑒

一漕運一河原就高地開挖載水北流以資航運所以河身較高而城鎮田廬皆處其下且河流灣曲易致頂衝全仗兩堤夾束危險堪虞乾隆元年河臣顧琮條奏築月堤放淤奉

旨俞允始而人情驚駭畏難不行迨乾隆三年遵議將舊有月堤加幫堅厚試行數處業經淤平自此三四五年接續放淤成功者約三十餘處極險之工均已淤爲平地計全河兩岸之堤可以放淤者尚有七八十處似宜接續辦

理舊有堤者可以加幫放淤舊無月堤者新築月堤亦可放淤放淤一段即可保一段之平穩其放淤祇須將月堤加築堅實預備料物人夫於河水漲滿時相其形勢入渾出清操縱在我並不涉險不出旬日即可淤平淤平之後永無築堤之費搶護之勢矣

一放淤成功之後河岸有坑缺滲漏之處皆已填滿堅實窄堤變爲寛岸河水亦少衝射亟宜于堤之沿邊離河甚遠之處加築小堤約高寛三四尺即作遙堤運河水出槽岸寛水緩泥沈於岸水仍歸河不至成險此外凡河

岸本屬寬厚不必放淤者亦于堤之沿邊離河甚遠之處加築小堤與淤平之堤相接不令稍留空缺則全河之堤岸既寬復有綿亙遙堤以爲外衛縱河水異漲出槽水勢平緩及堤而止亦不至于衝決矣

一運河河身原不寬廣每遇汛漲河水出槽盈堤拍岸難于防堵雍正年間怡賢親王大學士臣朱軾奉

旨興修水利乃于滄州之捷地汛青縣之興濟汛挖減河二道洩水東流建有石閘專爲減運河之異漲保固隄岸自此以後運河免于潰決在

運河已受減河之益而兩減河屢有潰決緫
緣減河河岸甚窄兩堤夾束堤係土所築未
用夯硪自閘至海百有餘里其水雖云歸海
而近海之區層層窪泊河水至此四散積淤
不能一直歸海該管官以爲水已入海而其
實離海尚遠現有積淤形迹查歸海水口在
于岐口距此尚有十餘里宜將近海窪泊逐
一挑濬通聯俾減河之水直達岐口入海庶
不至于壅積至于河身淺窄堤岸單薄若挑
濬兩河幫築四堤須費十餘萬金查兩減河
左近歷係窪下荒鹹之地即未開減河以

前田地常在水中今費十餘萬帑金以保此
不毛之地得不償失
國計民生兩無裨益惟請將捷地減河之北堤與
濟減河之南隄擇其地最窪下者開壩築堰
將渾水引于荒鹻坑窪之地既已分洩河洶
湧之勢又可將不毛之地受淤積肥一俟運
河水落歸槽不須分減之時即下板閉閘斷
流減河之水可以及早消落計期不過八月
中涸出之地正可種麥不至如向日徒受淸
水之浸泡而無益于種植所謂棄地于水實
則藉水以肥地現有低窪之彭淀窪等處連

年河溢受淤已成膏腴其明驗也難者或謂渾水雖有益于鹹地不免淹及村莊臣昔年駐宿此地見一帶村莊未受水淹其村莊皆坐落于高阜之地雖驟長盈尺之水不至淹及民居況今入海之尾閭既已挑通數日之間清水歸海消落甚速並無傷於屋舍也如此則兩減河不須挑河築堤附近村民既無減河之害兼受減河之利運河之水仍可分洩矣

一運河之東如吳橋東光南皮鹽山滄州等六州縣之積水西則阻于河隄東則阻于老黃

河之高岸舊有王莽河沙河漫河皆已淤成平地以致此六州縣水無去路霪雨數日即受災傷乾隆五年前督臣孫嘉淦從吳橋縣境內起新開宣惠河自西南而東北由滄州之石碑河以達于海此為運河東岸地方洩水之經流繼因石碑一河已受衆水之歸懼難並納宣惠河之水改由鹽山之燕子窪經劉公渠東趨于海豐縣境內之老黃河歸海今聞中間有南皮境內之金沙岡土埂地勢漸高宣惠河之水至此不能東下常至漫溢地方不受宣惠河之利翻受宣惠河之害皆

由河未通流不能直達于海之故爲今之計可否由石碑河直趨東北將中間窪泊疏濬通聯直歸于岐口入海或將金沙岡土埂大加挑挖成河東趨于海豐縣之黃河歸海何者爲宜必須通體相度逐段測量擇其通順者動帑挑濬務成寬深之河凡附近溝窪積水聽民開溝引入此河則六州縣數百里之積水皆有宣洩不致前功盡棄矣所挑之河務須自首至尾慚次寬深以成迅流東趨之勢此等平地洩水之河祇宜展寬挑深不宜築堤轉貽潰決之患

一運河西岸窪泊相聯總名曰淀池京南十餘縣之水匯集于此加之北運河自北而來南運河自南而至均於天津會流入海夏秋汛發海口一時宣洩不及仗有此淀稍爲停瀦以次歸海不致爲患是爲畿輔蓄水之大水櫃有關直省水利不小祇因永定河子牙河係渾水均穿淀歸海渾水入淀卽淤以致淀池處處淤墳不能如舊時之寬廣恨不能展之使寬不宜再淤使漸淺窪查子牙一河上承滹沱滏陽二河之水獻縣以上原無堤岸可以聽其游衍自獻縣以下築堤捍衛幸兩

隄離河最遠河岸寬闊河灘受淤水落歸槽
不甚渾濁而入淀日久尾閭王家口亦已受
淤向有支河三道近已淤塞二道僅存一道
將有尾閭阻塞之患是以乾隆三年由上游
之楊家莊另開支河引渾水由蔡家窪東北
而行經間留二莊水口而入金家等窪層層
受淤窪地獲淤肥之利清水達於老軍泊自
老軍泊而下之金里河所歷窪泊現有河形
將來遞層淤積正可次第挑河直抵天津之
板橋同北運河以入海老軍泊以下既成另
河老軍泊上游如交河青縣等屬舊河之積

水向若無處宣洩就勢疏通可由老軍泊獨流當城北趨歸海于隔別清渾之中兼收疏濬積水之效其子牙正河入淀之王家口去台頭之清水河約十里向爲三家淀之淤嘴莊頭之淤嘴埂阻今將兩淤嘴挖去取直挑河直接台頭之青河另有去路縱有渾水漫入然新河清水多而渾水少清水強而渾水弱正可以清刷渾不至淤及於淀如此則子牙正河支河皆可免于淤淀矣至于永定一河自盧溝橋而下中間並無窪泊停蓄以堅厚之兩堤束浩瀚之渾流直趨于淀始從柳

汊口入淀而勝芳一淀淤成平地繼由王慶
坨入淀而三角淀又已淤平乾隆三年因各
處皆已淤高惟沙家淀最窪遂由鄭家樓范
甕口穿堤而過漫衍於沙家淀仍由魚壩口
歸淀均此淀也不淤於彼則淤于此多淤一
尺即少一尺容水之地年來幸無河決之患
淀池淤塞似非經久之計但永定河河身綿
長氣脆甚大水更渾濁作何分別清渾入海
不致淤淀之處臣向未經管未曾籌及不敢
妄議以上情形皆臣當年往來親歷籌及但
距今多年連年修治或有今昔不同之處恭

遇

聖駕親臨河淀千載一時仰邀

睿裁指示交督臣方觀承詳勘興修河防水利永資

利賴

陳畿輔河道情形疏　　　　裘曰修

爲工程完竣並陳明河道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惟畿輔河道蒙我

皇上軫念民生籌及久遠

特命大學士臣高晉臣裘曰修會同督臣周元理諮

取相度

發帑金五十萬兩鳩工興舉自二月初旬冰泮之後

督臣周元理遴員委辦臣裘曰修復奉

命查視臣于運河永定河上下左右俱經行周遍履

勘再三此番仰荷

特恩隄堰一切修整凡從前殘缺坍卸之處增高培

厚煥然一新自可資爲鞏固　臣伏查永定一河

號稱難治水性渾濁挾沙而行與黃河相等但

黃河不煩轉輸直達于海此則入淀穿運然後

達于海是以較黃河尤爲難治然黃河綿長至

數千里此則不出二百餘里內人力猶有可施

顧自改易下口之後自六工二十號以下任其

蕩漾而蕩漾既久泥沙停積南淤則北徙遂以

北堤改作南隄迤北又建遙隄再淤再北則添

越隄昨歲則又穿越隄而北矣若非此番

特命經理則東安武清縣治將爲歸墟之壑是以相

度便利于新開調河頭以下導之使東斷其北

徙之路作過河尾閭雖限于地勢何敢遽言一勞永逸然人事不可不盡未可復以任其蕩漾之說誤之則每歲皆當挑挖並每汛過後皆挑挖必分泥沙于兩旁而中間有河漕一道斷斷不可阻塞向來河官只講築隄不言浚河雖

聖諭諄諄頒諸

諭旨見于篇什者亦既深切著明矣而河員習氣難除以爲浚河艱于施工又不能見效不若築隄之丈尺可尋工料可算其最不肖者或更藉險工爲利易于開銷兼以下口任其蕩漾之後遂更有所藉口而挑淤一事徒存名色不知淤日

積則河日高加堤而河身與之俱長旣不能不
達則未有不旁溢者下淤上狹勢所必至此下
口之疏濬在今日不可不急講也其上六工已
無中流之形東衝西激在在皆成險工連歲趙
村公義村等處漫口皆在上截蓋水不就下專
恃隄堰爲保障而沙土浮鬆安能抵禦此六工
以之挑濬至今日又不可不急講也臣查永定
河額設挑淤銀兩並無庸另議加增只將歲修
搶修之項通爲一事則辦理裕如矣何以言之
淤灘日減則各循中道各循中道則無東衝西
擊之患而險工日少無險工則無掃工而埽工

之費歸于挑淤淤不厚則河流可以漸深河流既深不專恃隄堰以爲防禦之術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又不獨永定河爲然也運河兩岸險工林立而所以有險工之故則淤灘致之東岸有灘則水側注于西西岸有灘則水側注于東側注之勢偏刷隄堰于是加埽加鑲加戧百計爲之無效曷若于水發之前凡有淤灘皆以川字河之法深濬溝槽水到引入槽中則險工便可大減亦請以險工之費歸于挑槽久之均化險爲平矣 臣 半歲以來于工次逐加曉諭現在督 臣 周元理所見相同計議符合因永定河最

關緊要須合詞

奏請添設浚船並與器具使得水中施工以資挑濬但必須通工文武大小員弁俱協力同心方能奏效永定河道滿保近亦深見領會所承造浚船限于本月二十日完工原奏明偕督臣公同驗收臣回京後仍擬于本月二十四五日間周元理在固安防汛臣再往會同驗收船隻即將永定河各汛事宜熟商妥計新開下口作何移駐官弁以專責成其上六工作何分别平險配與船隻于每歲伏秋過汛之後露出淤灘記明段落如某汛有淤灘幾段次年能挑去幾段

能省埽工幾段以截淤多少爲汛員殿最顯示
黜陟之途俾以河平無險爲陞轉之階庶廳汛
不貪歲修搶修之小利盡知隄防之難恃挑淤
之有益一意講求數年之後諸河必大有成效

臣恭讀

御製視河諸詩欽佩

訓詞于敷土濬川要旨得以仰窺一二今又襄理大
工考從前致敝之由酌今日應行之務又督臣
周元理誼屬同舟共濟若不及此一一務求美
善則此次經理既畢復致因循仍不能大有裨
益于我

皇上不惜帑金詳籌利賴之至意殊爲有負爲此因
收工之後直陳于
聖主之前總之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理
甚明白易曉築而不疏人特未以誠求之耳又
直省之弊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之外所
有淀泊本所以瀦水乃水退一尺則佔耕一尺
之地旣報升科則呈請築堰有司見不及遠遽
爲詳報上司又以納糧地畝自當防護如塌河
淀七里海諸處隄堰直插水中其實原無隄堰
之時水發之後仍然退出而隄堰一立水從缺
口而入浸灌旣滿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時不能

仍從鈌口而出遂致久淹不退積澇爲災多由
自致而愚民無知仍以築隄堰爲安當遂使曲
防重重甚有橫截上流俾無去路者現在既不
能將廢隄隄土普行除盡只得多開涵洞以爲
出路究不如原無隄堰之爲宣暢也又往往倡
爲防禦下游倒漾之說殊不知倒漾之水隨長
隨落不能經久而不顧上游之全無出路則誠
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臣經行數次既有所見
理合一併備陳梗槪仰祈
勅下所司于一切淀泊原係蓄水之區嗣後不許報
懇升科其淀泊中偶值涸出不得橫加隄堰則

凡水皆有歸底不致壅遏爲上游之害而河道民田似不無小補矣

請興直隸水利疏　柴潮生

爲請轉救荒之常策爲經國之遠圖措不涸之
財源溥無疆之美利懇乞
宸斷立賜舉行事竊照河間天津二府自去歲亢旱
荷蒙
皇上如天之仁截漕發帑多方賑恤地方大吏亦能
仰體
聖意悉心籌畫俾小民不致失所加以入春以來
宵旰焦勞過於桑林之禱自然甘霖大沛可望有秋
然臣愚以爲此謂至恩矣猶未可爲本務也夫
謀國如謀家不可以近憂既解遂置遠慮於不

圖治國如治身不可以標病既痊遂置本根於不問也古者東南未闢王畿侯國皆在西北王畿不過千里餘遞減至五六十里地可謂狹矣一夫受田百畝周制六尺爲步百步爲畝僅當今三十六畝有奇田可謂少矣而祭祀之粢盛賓旅之旣廩君卿百官吏人之祿入賑貸之委積戰陣之芻糧無不取給於此費可謂廣矣而其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何無備之甚也則以田制既已盡廢水利亦復不修平日則鹵莽而薄收一有急則待賑恤爲活計而已矣伏讀本

年三月

上諭養民之道在使之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殫其經營力作以贍其室家非沾沾於在上之補苴救恤遂長恃爲資生之策也爲民父母民事即家事宜盡心勸課隨時區畫俾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則家有蓋藏自可引養引恬俯仰不匱大哉

王言眞得足民之根本矣臣今不敢泛引請即以河間天津二府之事言之查二郡之地經流之大河三曰衛河曰滹沱曰漳河其餘河間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一瀦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府之支河十有三瀦水之淀泊十有四

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至多莫如此此二處故河間號爲瀛海山東之水皆於此而委輸天津名直沽畿輔之流皆於是而奔匯向若河渠深廣蓄洩有方卽逢此旱歲不能全收而灌溉之功亦可救得一半卽不然而平日之蓄積亦可撐持數月以需大澤之至也何至拋田棄宅挈子攜妻而流離道路者哉雖其事屬已然言之無益然水利之廢卽此可知矣方苦饑而與之談水利是可謂迂圖然

上方賑饑而卽藉以興水利焉不可謂非善策也今甘霖一日不足則賑費固不可已臣竊以爲徒

費之於賑恤不如大發

帑金遴遣大臣將畿輔水利盡行經理既可接濟

賑民又可以潛消旱潦而且轉貧乏之區爲富

饒一舉兩得因敗以爲功似救時之急務籌國

之遠謨俱莫以易於此也臣請考之於古證之

於今爲

皇上一一陳之直隸爲禹貢冀州之域田稱中中今

日土壤乃至瘠薄東南農民家有五十畝十口

不饑此間雖擁數頃之地常虞不給可怪之甚

也雖其土燥人怠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至此

漢張堪爲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民

有麥穗之歌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延儁爲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督亢卽今之涿州也宋何承矩爲河北制置使於雄鄚霸州一帶興堰六百里灌田初年無功民咸病之次年大熟承矩葺稻米入都示朝臣謗者乃息邊民之食以充明汪應蛟爲天津巡撫欲興水田將吏皆不欲應蛟乃捐俸自開二千餘畝收四五擔惟旱稻以嗛立槁於是軍民始信閩浙治田之法可行今東西二淀卽承矩之塘濼天津十字圍卽應蛟水田之遺址垂之竹册非比荒唐又查

國朝李光地爲巡撫請與河間水田言涿州水田

之地每畝售錢二百尚無欲者一開成水田畝

易銀十兩上年直督高斌請開永定河灌田亦

云查勘所至衆情欣悅又臣聞石景山有莊頭

修姓家道殷實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農畝收

數倍旱潦不致爲災又聞蠡縣亦有富戸自行

鑿井灌田如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現任霸州

知州朱一蜚於二三月間曾勸民開井二千餘

口今頗賴之證之近事復確鑿有據則水利之

可興也決矣今請

特遣大臣一員齎帑金數十萬兩前往河間天津二

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貳雜職除運道所關
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愼勿輕動其餘河渠淀
泊凡有古蹟可尋者皆重加疏浚而又於河渠
淀泊之旁各開小河小河之旁各開大溝皆務
深廣度水力不及則止節次建立水閘遞相灌
注旱則引水入溝以溉田潦則放閘歸河以洩
水其離水遼遠之處每田一頃掘井一口十頃
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地及民地並
古陂廢堰爲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勻撥還如
此辦理民情自然踴躍樂從即將現在之賑民
與外來逃回之流民停其賑給按地分段派令

就工逐日給與工值酌濟二三人口糧甯厚無
減一人在役停其家賑糧二口二人就役停其
家賑糧四口其餘口與一戶皆不能執役者仍
照例給賑其疏濬之處有可辦種者即借子工
本分年徵還更請另
簡大臣一員齎帑金分巡直隸各府一如河間天津
二府辦理雖所費頗多而實爲畿輔無窮之利
與議賑迥然不同然而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
種也土性沙鹻水入即滲也挖掘民地易起怨
聲也且前朝徐貞明行之而立敗怡賢親王與
大學士朱軾之經理亦垂成而坐廢可爲明鑒

也臣請又一一言之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冀州之産現今玉田豐潤秔稻油然且今第爲之與水利耳固不必强之爲水田也或疏或濬則用官資可稻可禾聽從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鹻是誠有之不過數處耳豈徧地皆沙鹻乎即使沙鹻而多亦行水之道比聽其衝溢不猶愈於已乎此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爲損地尤非知農事者凡力田者務盡力而不貴多語曰務廣者地荒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今不必言畎溝洫澮之詳一易再易之制區田代田之法也但使十畝之地損一畝以蓄水而九

畝倍收與十畝之田皆薄人孰利也必有能辨之者況損地又寻撥還此不疑者三也至前人屢行屢罷者葢亦有由徐貞明有幹濟之才所言亦百世之利其時御史王之棟參劾出於奄人動戚之意載在明史其疏亦載在省志不過言滹沱不可開耳未嘗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募南人開墾卽以其地寻之又許佔籍左光斗之屯學亦然是奪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必矣至營田四局則成績具在公論難誣但當日効力差員亦不無奉行不善所以賢王一殁遂過而廢之非深識長算者之所

出也況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所貴持久乃可有功秦人開鄭白之渠利及百世而當時至欲殺水工鄭國漢河東太守番係引汾水灌田前漢書記其河渠數徙田者不能償種至唐長孫恕復鑿之畝數千擔凡始事難成事易賡續以終之則是中道而棄之則非此不疑者四也至水利旣興之後或招募農師造作水器與夫逐年作何經理俾永無湮塞之處應聽董事之大臣詳加籌畫雖

國家經費須存節省然

皇上視小民如赤子凡有賑恤縱千萬帑金亦無所

惜卽如現在開通京師溝道已估費二十餘萬以視興修一省水利輕重較然況此舉乃以阜財非以費財也請又爲

皇上一一數之天災國家代有而荒政之設未有百全計口授糧僅救死而扶羸以工代賑亦掛一而漏百漏卮百出補苴無幾不如擲金錢百萬於水濱而立收國富民安之效雖有堯災湯旱亦可挹彼注茲是謂無弊之賑恤連年米價屢

廑

聖懷盡停採買豈可久行捐監輸倉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獲素裕自然二䴢有資臣訪聞直隸士有

云有水之田較無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且近畿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饒始可居重馭輕漢武帝徙豪民於關中明成祖遷富家於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謀若水利既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之絡藏且雨者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太甚則水氣受制故明臣魏呈潤徐光啟皆以興水利為致雨之術其言固未必確然東南半壁未嘗接踵告旱而直隸自近年以來閔雨者屢矣謂政事之缺失特

聖人罪己之懷談氣數之適然亦術士無稽之論其

實天人一理理數相因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
暘時若是謂有驗之調燮且水性分之則利合
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有言人人
皆治田之人卽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行
亦主此論又陸隴其爲靈壽令督民濬衞河其
始頗有怨言謂開無水之河以病民旣而水潦
大至他邑苦水獨靈壽有所宣導歲竟有秋貨
殖者旱則資舟爲國者備斯無患是謂隱寓之
河防抑臣更有進於此者今生齒日繁民食漸
絀苟舍此不爲經理其餘皆爲末節愚臣區區
以爲盡興西北之水田盡闢東南之禁地則米

價自然平減閭右立致豐盈但其事體至大請先就直隸爲端俟行之有效另籌長策次第舉行樂利萬年之基庶其在此伏乞

皇上與至忠憂國之大臣詳議舉行

畿內幸甚蒼生幸甚

宣洩水患疏　孫嘉淦

爲請因地制宜扼要宣洩以紓一方水患事准工部咨乾隆四年三月初十日內閣抄出稽察天津等處漕務吏科給事中馬宏琦奏稱切查天津地處窪下衆水匯歸汛至則四野泛漲汛退則積水難消常有一年被水直須數年而始涸出者固地勢使然亦宣洩之法尚未得其要也臣抵津目覩情形復細加訪問郡城西南一帶接連靜海周圍約數百里形同釜底爲上游諸水奔注聚集之所且西界運河東界海河不受運河之潰決即受海河之漫溢是以連年以

來積水爲患查運河沿口築堤遇汛搶護猶爲易於保固至海河延袤百餘里乃並無堤埝防護上年霪雨連綿運河幸無漫口而海河河岸過水俱各灌入窪中停注不退現經該地方官到處開放水口令其次第歸入海河但又恐開挖太深夏間潮漲必致倒灌爲害欲爲經久之計莫若沿海河河岸築堤以堵水復建閘以洩水方爲通源節流有備無患之長策惟是沿河一帶多有民間種植菜園地畝難以概行刨挖茲查自天津東門外起至鹹水沽止約長五十里舊有官商捐輸修築之疊道爲往來大沽新

城等處逼衢均離河岸不遠迄今日久坍塌每逢夏秋雨大車馬均不能行竟成棄壤以臣愚見莫若仿照河工遙堤之制培此疊道無者修之壞者補之既可堵水復便行人更於道中酌建橋座於沿河酌開引河建立草閘木板因時啟閉庶運河之水不復西來海河之水亦不東注從此宣洩得宜地土可種者多小民自獲無窮之利此誠一舉兩得一勞永逸急宜舉行以蘇一方之困者也至鹹水沽以下係一片荒鹹不能種植且河岸較高亦毋庸築堤約計加倍疊道以及建橋立閘所需工費不過二萬餘兩

而保障地方興利除害實爲通邑之關鍵倘蒙
皇上恩准行令該地方官詳加相度確估興修其開
通引河原有舊時深港止須畧加疏濬無須多
費帑金臣仰
聖主軫念民生至意用敢就所見聞據實陳奏伏祈
皇上睿鑒
勅下督臣河臣確查定議施行謹奏等因於乾隆四
年三月初九日奉
硃批這條奏情節著孫嘉淦顧琮詳酌議奏欽此移
咨到臣該臣查得天津爲九河下游衆水所匯
郡城西南一帶地勢尤窪每遇海河漲溢灌入

窪地經年不消甚爲民害 臣 於今春通飭各屬
疏濬積水據天津道陳宏謀詳稱上年積水漸
次疏消而夏秋湖漲尤須堵禦郡城東門外至
鹹水沽舊有疊道一條應請動帑修築高培厚
旣堵水患復便行人等情繪圖具詳正在批飭
查議今巡漕給事中馬宏琦奏請加築疊道一
摺與 臣 等現在查議情形大約相同茲據司道
勘議前來 臣 切思治水之道因地制宜天津地
處窪下海河易於漲溢水積田中經年不消自
當立法捍禦酌議疏通方於民生實有裨益查
自郡城東門外至鹹水沽雖舊有民埝一道但

年久毋𪨗難以興修其疊道一條離河岸不遠且係大沽新城往來通衢雖年久塌卸基址尚存與其加築舊埝仍費歲修不若將此疊道培築高厚遇海河漲發之時實可以濟行人而禦水患至於窪地積水欲其宣洩必須多濬引河仍於疊道出水之處開設涵洞跨以木橋始獲暢達查賀家口向有小河一道東通海河分洩藍田積水何家圈雙港各有舊河溝一道皆通海河可以分消郭家泊等處積水又白塘口有舊河一道石閘一座宣導窪水歸於海河但尚不能盡洩大泊大淀之水應於吥水窪起繞築

王廟歷王家莊至北里口止約長二十餘里添
開引河一道通白塘口石閘以歸舊河又自大
淀起繞大韓家莊巨葛莊等處直至鹹水沽長
二十八里亦應另開引河一道俾窪水得盡歸
海河以上新舊河共六道俱應開挖寬深內除
白塘口舊河本有石閘鹹水沽本有木橋因年
久損壞應行修整其餘賀家口何家圈雙港引
河三道均應添建木橋各一座共計木橋四座
石閘一座每年於汛水長發之時預期將橋洞
用土堵築俾與堤頂相平即可免河水內灌之
虞至白露以後河水漸落即將橋洞開通俾其

分路歸河計一年之內開放止有一次不須建閘起板以滋勞費再加築疊道作爲遥堤必須寬厚始資捍禦應以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六尺爲則現在舊址高低不等臨時按段確估聲明其鹹水沽以下至茶棚尚有二十里中間亦有深窪之處并請酌量修墊此項工程浩大期於永久挑築土方應按河工歲修事例俾其層土層硪以資永遠保障共約需銀三萬兩有奇在於司庫乾隆四年地糧銀內動給另案辦理庶積水得資宣洩而天津窪地皆成膏腴矣臣謹會同直隸總河臣顧琮詳加酌議合詞恭摺

覆
奏如
聖恩俞允另行確估實用工冊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謹
奏 六月十一日奉
硃批大學士九卿速議具奏欽此

疏通積水疏　孫嘉淦

爲疏通積水以除民害事乾隆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直隸地方水利未講以致水漲則受其害而平時未獲其益此衆所共知者前屢降諭旨令總督孫嘉淦等悉心籌畫善爲經理續據孫嘉淦於七月內親身查勘具摺陳奏大槩講論河道情形至如何消除積水俾民間田畝收水利而免水患之處未曾詳晰奏及朕思此時乃水勢消落之際又值年穀收穫正宜董率官吏及時經營不但工程可以早竣而無業窮民亦可藉以餬口若不趁此

時速爲料理爲未雨綢繆之計轉瞬春水長發又恐難以施工朕爲閭閻疾苦時廑於懷爲封疆大臣者當體此意可即傳諭孫嘉淦知之欽此欽遵

仰見

皇上睿慮周詳奠安民生之至意伏查直隸地方連年積水爲災急宜設法疏濬前經臣奏明委請河道督之裕候補道府張廷枚張文炳等分路查勘臣於七月間復由東西兩淀至天津河間等處親身相度因獨流越閘漳河歸復故道二事利害所關甚大是以先行議覆至如何消除積水俾民田免害之處頭緒紛繁臣與河臣正

在酌議仰荷
聖訓指示令臣等及時經營速爲料理臣已約河臣
顧琮親赴保定當面會商謹將委員查勘已確
臣等意見相同者先行臚列陳奏竊惟田有滯
潦皆由河有壅淤故欲疏積水必先通其經流
直隸經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河與
東西兩淀是也永定子牙之故道向皆無堤是
以泥留田間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築堤束水而
勝芳三角等淀皆淤溢陽與滹沱合流是爲子
牙河自子牙築堤束水而臺頭等淀亦淤淀口
既淤河身日高於是乎田水入河之路阻南運

有捷地與濟兩減河北運有筐兒港王家務兩減河分洩水勢運河頗受其利但減河過水時有淤墊而岸堤卑薄逼近陟立致有潰決於是平河水漫田之患日生此則直隸積水之大端也永定河南北兩岸現開六閘五引引河其長安閘金門閘之引河即係永定河之故道又今下口於淩汛改流由鄭家樓魚壩等口入淤葉淀葉淀乃東淀之別匯淤之不礙 臣等議於葉淀之東漸爲疏引使入西沽之北則永定別行入海矣子牙河有新舊兩道新河已淤 臣等議閉焦家口仍濬其河身使上游黑龍港諸水得以

歸淀舊河由王家口入淀亦漸淤塞臣等議於
閆留二莊開舊河之東堤使淤蒲港等窪漸引
而東過楊柳靑使入西沽之南則子牙河亦別
行入海矣兩運河各自入海永不淤淀則淸濁
攸分而水患永息矣北運兩岸多有草工以河
多灣故多險也查下游有灣卽必上游有沙嘴
臣等議將沙嘴之長者挑之稍裁灣以取直則
險工漸平然後去其草堤堅築土堤爲斜坡以
免冲刷則河岸可以永固至北運減河原無大
害但時有淤沙堤多卑缺臣等議淤者挑之卑
者高之缺者補之此易爲之事也南運大岸亦

多險工幸得放淤之法坑塹淤滿則岸堅如鐵今淤工漸竣險工皆平其與濟滅河本屬條達但河身淺狹臣等議於兩岸再築遥堤挖河身以行正溜使面寬底窄則淤沙可刷潰决可免惟捷地減河紆迴而不能暢達歲爲民患實不可用查捷地上游吳橋境內有安陵鎮地勢高而與老黃河近臣等議於安陵再建一閘濬減河三十餘里即入老黃河可以暢達於海俟安陵閘成將捷地之閘閉而不用如此則南運亦永無潰溢而運道民生俱奠矣此四河之大畧也至於兩淀原爲受水之區查正定廣平順德

三郡之水畢滙於南北二泊又會滹沱河以入東淀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畢匯於西淀又由玉帶河以入東淀京西兩局之水皆由此以達津入海而其傳送之咽喉宣洩之尾閭猶有未暢查西淀至趙北口橫築土堤爲南北往來之路建橋十座以通淀水今九橋之下皆無河流惟廣惠一橋可通舟楫但水出橋東不十餘里卽與白溝河會白溝水漲之時往往倒灌是以橋西之水壅塞不流再橋東一片汪洋爲衆水所會而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查自雄縣之龍灣至霸州之魚津橋有白溝河

故道臣等議令開挑使白溝由故道以入中亭
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再於九橋之下皆通水
路橋南另疏一河使由藥王行宮之南出張青
口再將青門河疏濬由毛兒彎開口從十望河
故道別派分流則西淀下游三河暢達消水自
速再白溝河旣入中亭恐其不能容納臣等議
將中亭河挑濬寬深所挑之土堆築成堤再將
金門閘之西引河改由東道使不入中亭以免
壅決至苑家口疊道介於玉帶中亭兩河之間
其地爲分洩暴漲要道臣等議添建木橋五座
使瀝水通行無阻如此則西淀之咽喉暢矣至

東淀之廣倍於西淀周圍約數百里容納全省之水而出口之處止有淀河一道宣洩不及臣等議將上游三义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濬寛深再於下游楊家河卞家窪等處多疏淀河數道使並行而東同會於西沽并將淀池四邊名立界牌無令百姓築埂偷淤則東淀之尾閭亦暢矣此兩淀之大畧也四河順軌兩淀暢洩然後各州縣之積水可得而消也查直屬地方田中積水以及河渠堤埝應行疏濬修理者九十三州縣共計工程五百二十三處另繕清摺恭呈

御覽約計工程之內已經完竣者十之三現在與修

者十之三現在估計者十之四其工段丈尺陸
續造具清冊咨部查核至修理之法勸用民力
者十之四平常工程照以工代賑之例者十之
三緊要工程照修築河堤之例者十之三除勸
用民力者無庸開銷錢糧外其照以工代賑之
例者現於州縣庫項動支統俟入以工代賑案
內
題銷其照修築河堤之例者俟估有確數另行
題請動撥再工程繁多經理督催必需專員容臣
等遴選有人另摺
奏請務期積水入河河水入淀淀水入海以庶幾

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之遺意焉然此亦其大畧也至於田間溝洫盈千累萬而河道交錯兼多疑難之處衆説分歧不惟臣等不能親身閲視即委員分勘以一人之身查看數十州縣勢不能遍歷村莊則詳細委曲仍須責之州縣但州縣賢否不同或懶於相度無心遺漏者有之或憚於興作有心隱匿者亦有之臣前於八月間將委員勘冊及各州縣歷年被水村莊開單知照各府縣令將被水村莊逐一聲明此水始從何來終從何去來處可堵則堵之去處可疏則疏之若果四高中低不能疏消則當汲引泉

流令作水田以收粳稻若不能種稻之處則查
明頃畝豁除錢糧使植蘆葦務期水旱兼收不
致連年災歉比歲賑饑有傷政體限各州縣於
八月底報府該府親勘於九月底報司俟各屬
報齊臣等再加商酌將此次所未議及者續行
陳奏或此次已奏而尚須斟酌者續行聲明一
面即行動工興修期於明年四五月間俱各完
竣統俟伏秋雨汛經過之後驗其有無成效如
尚有遺漏及疏浚未盡合宜之處續行相度奏
明修濬如此節次辦理庶幾水患可以永除水
利可以漸興矣臣等受

皇上格外之恩畀以封疆重寄目覩小民饑溺日思
亟爲拯救而智識短淺惟恐未能妥協謹將目
前辦理情形據實陳明伏祈
睿鑒訓示施行謹
奏